

从《中国禁毁小说百话》看明清禁毁小说史

■石晓玲

之前朋友圈热传严锋老师的《不必读书》，说明清小说大部分其实并无多少价值，除了专业研究者，可以不必读。此言中肯。可也许正因为禁毁向来是最佳广告，不少禁书尤其是禁毁小说最能引起普罗大众的兴趣。萧相恺先生的《稗海访书录》出版时题作《珍本禁毁小说大观》，正有这方面的考虑。

李梦生先生因主持编辑《古代小说集成》而遍览古代小说，这其中就有大量禁毁小说，不乏善本、孤本，版本价值颇高。作者秉着神农尝百草的精神，一一目验，颇多心得，对珍善本亦不私藏，以明白晓畅之文介绍给读者。此前数种禁书相关著作因其体例，对禁毁小说或收录不全，或介绍较简。而先生之《中国禁毁小说百话》，对目验之历代禁毁小说逐部介绍，从其禁毁情况到在小说史上的意义都有精要评说，尤注重介绍源流，以此揭示其文学史、文化史价值，可谓兼具普及性与学术性。

书籍的历史有多长，禁书的历史就有多长

能入小说史的好小说几乎全被禁过，故此书不仅可以当作禁毁小说大观、导读，也可以作整个古代小说导读用。

“书籍的历史有多长，禁书的历史就有多长，只可惜明以前禁毁小说的资料，都没能保存下来。现存最早指实某部小说当禁的，是明正统七年(1442)国子监祭酒李时勉奏请禁止的《剪灯新话》”(《中国禁毁小说百话》前言)。《娇红记》《剪灯新话》《水浒传》《金瓶梅》《拍案惊奇》《今古奇观》《虞初新志》《红楼梦》这些小说史上最有代表性的名作，以及流传极广、妇孺皆知的《说岳全传》《隋唐演义》均曾在被禁之列。翻开《中国禁毁小说百话》目录，一部明清小说史如在眼前。这些小说主要是被扣了海淫海盜的帽子，而当时海淫海盜的标准在今天看来未免可笑，并不是充斥淫秽露骨性描写才算“海淫”，婚恋观不够正统也算淫书。如《娇红记》在小说史上有重要意义，对后世影响广泛，也并无露骨的色情描写，只因宣扬自由恋爱，便被归入“导邪夺贞”的淫书之列。

在禁毁派看来，古代淫秽小说有类似现在成人片的功能——挑逗、刺激淫欲，《绣榻野史》《肉蒲团》等著名淫书里都提到男性用艳情小说对女性进行性教育和性唤起。宝黛同观西厢，今天的读者看来浪漫纯美，如果联系到其他禁毁淫书里的同类情节，恐怕就要大大变味儿了，毕竟宝二爷和丫头袭人共赴云雨也“未为越礼”，和小姐黛玉看禁书、生情愫才令人担心会酿成耸人听闻的



《中国禁毁小说百话》(珍藏本)
李梦生著
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



明容与堂本《水浒传》插图



《辽海丹忠录》插图

“丑祸”。同治丁丑昌禁《水浒传》的理由是“童年天真未漓，偶得《水浒》《西厢》等书，遂致纵情放胆，因而丧身亡家者多矣”。宝黛从青梅竹马、两小无猜之情，到心证意证、互相试探、表白赠帕，近于私订终身，《西厢记》《牡丹亭》在逗引情丝上起了不小作用，就像《牡丹亭》里《关雎》对少女杜丽娘的逗引——但孰因孰果？禁毁派认淫书海淫为因，少年春情萌动为果，恐怕未必。

禁书主要有三类：有违碍语(政治错误)、海淫海盜(道德错误)、荒诞不经(脑洞太大)。但古代禁书比现代更无厘头，有的书就是无缘无故就被禁掉了，现代研究者百思不得其解。

第一类当时禁得严，时过境迁，便都解禁了。唯有道德错误的淫秽类，当时虽禁而不绝，如今不少仍在禁毁之列，即使网上难以禁绝，还是难以正式出版。可见政治易变，某些道德观念还是比较持久的，不管是古人还是今人，都怕教坏小孩子。

在多媒体时代之前，书籍就是正人心、敦教化、淳风俗的主要载体，戏曲小说尤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。只因婚恋观不入正统士人和官方法眼才被禁的才子佳人传奇，大众喜欢，书坊哪还顾什么禁令，刊刻不绝，禁而不止，是明清小说史上的一大特色。《红楼梦》里，《西厢记》《牡丹亭》被认为是坏书，宝黛偷看，黛玉不慎用了其中的典故，要红脸，要被宝姐姐教导，但演成戏就不妨，老祖母带着孙女、媳妇、小丫头一起看。这就像著名戏剧爱好者慈禧老佛爷一边儿听戏，一边大力支持禁了这些戏的剧本来源一样，就是这么荒诞。

禁而不绝，禁毁反成最佳广告

幸好是禁而不绝，禁毁反成最佳广告。就拿目前所知最早被指名禁毁的《剪灯新话》来说，在中国被禁了，传到邻国，却是影响巨大，其仿作如越南的《传奇漫录》、朝鲜的《金鳌新话》都是本国文学史上的名作。《好逑传》亦是

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典型。也有不少禁书因藏于海外，得以保存。明清多次禁毁“淫词小说”，幸而其中不少早已流传海外，藏于英、法、俄、日等国的图书馆，其中不乏原刻本、抄本，有的国内已然被禁绝，唯存海外孤本，如日藏《禅真后史》《浪史》、英藏《欢喜冤家》、俄藏《红楼梦》等，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《型世言》的发现，直接改写小说史，“三言二拍”变成了“三言二拍一型”。

明清时期，禁欲主义、专制主义长期占据主流，禁书又只看细节不管整体，有一语违碍便全书禁毁，故禁“海淫”及于《娇红记》、禁“海盜”及于《水浒传》，如此盲目扩大化，禁毁便失了本旨，让禁毁成了最佳广告。读者好奇，书坊逐利，禁书反成奇货可居，私刻不绝。坏书也跟着沾光，因被禁而得以流传，实在是吊诡得令人哑然失笑。

同属禁毁小说，《金瓶梅》是好书，《灯草和尚》可不是，《中国禁毁小说百话》对禁毁小说中的好书坏书兼收并蓄，以使读者得观全貌，盖可纠“禁书即为好书”之偏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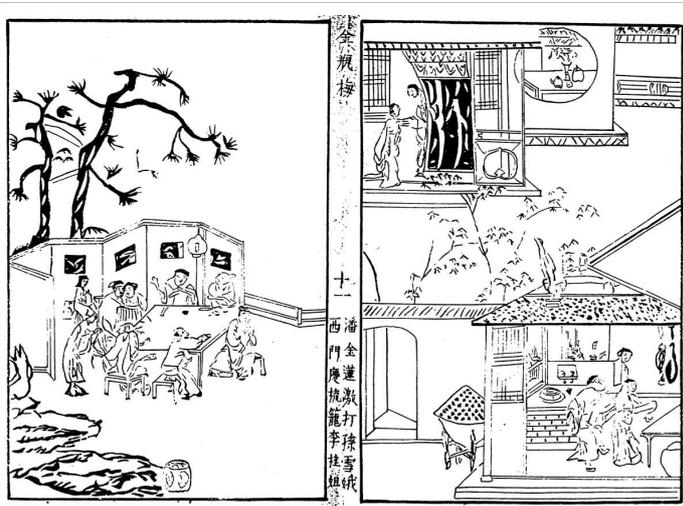
而对专业研究者来说，了解禁毁小说有助于探究小说史全貌，即如禁毁小说中的极端淫秽之作也并非全无价值。《如意君传》虽以三分之二篇幅写性事，是著名淫书，但若因此弃之不顾，则在研究《金瓶梅》等杰作时难免会发生误判。比如关于《金瓶梅》中的性描写，历来争议最多，洁本派认为价值不大，全本派则上天入地阐发其意义。但若对《金瓶梅》之前的淫书有所了解，则会发现《金瓶梅》中的不少性事描写是模仿甚至抄袭《如意君传》等淫书的，是否果然有可以上升到哲学层面的深刻意义，实可商榷。

开掘明清禁毁小说在小说史和文化史上的意义

关于明清禁毁小说的论著不少，较具代表性的，书目提要类有李时人的《中国禁毁小说大全》，

史料类有王利器的《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》、张天星《晚清报载小说戏曲禁毁史料汇编》，介绍类的如安平秋、章培恒主编的《中国禁书大观》，收禁毁小说40余种，萧相恺的《珍本禁毁小说大观》收小说颇多，真正的禁毁小说却也只40余种。

李梦生的《中国禁毁小说百话》收罗颇全，不仅将历次禁书目中所列小说尽力收录，也将虽未



张竹坡评本《金瓶梅》插图

被列入禁书目，而“在当禁之列”网罗其中。古代历次禁书多未详列书目，故清代丁日昌禁毁书目是《中国禁毁小说百话》的重要收录依据。但此次禁书虽开列书单，分门别类，但也并未指明禁毁原因。对此，作者也尽量考察，予以阐发，并挖掘禁毁所造成的影响。如最早指名被禁的《剪灯新话》，被禁的原因是国子祭酒李时勉说“近有俗儒，假托怪异之事，饰以无根之言”，“不惟市井轻浮之徒，争相诵读，至于经生儒士，多舍正学不讲，日夜记忆，以资谈论。若不严禁，恐邪说异端，日新月盛，惑乱人心”。于是之后小说尽力强调自己的写作目的是宣传礼教，自封劝善戒淫之书。但当局也不傻，别说是明显挂羊头卖狗肉的，就是《剪灯余话》这种“劝惩”之作，只因有借古讽今处，便因“谬”“无稽之言”被禁，作者李昌祺也因此失去了入乡贤祠的资格。

除了前述有违碍语、海淫、海

盗等主要类型，还有因人废言的，因作者有反官府之嫌，作品便也都遭禁。这类禁书还要祭出知人论世的法门，从作者生平入手才能推测出遭禁原因。为避繁琐，对世人熟知的《水浒传》《金瓶梅》等书则不讲情节，只讲禁毁情况。

除了全，《中国禁毁小说百话》更贵在“百话”二字，此书并非经眼录，也不是史料汇编，而是有作者的真知灼见在内的。作者因编《古代小说集成》，目验大量第一手资料，故而讲起每种书都不是就书论书，而是在介绍清楚版本源流和内容大旨的基础上旁征博引，横向、纵向对比材料信手拈来，尽力开掘其在小说史和文化史上的意义。

当然，书中的某些评析还有待商榷。如关于淫书中津津乐道的女性对男性性能力的迷恋，显然是为了满足部分男性读者自恋心理的胡诌，盖为被禁原因之一。《百话》中直接引用《痴婆子传》《屐楼志》中的故事作例证，认为可用以分析女性心理。此类分析可说是此书白璧之瑕，正如江晓原先生在《淫秽类禁毁小说有否性学价值》中提醒的，小说毕竟只

是小说，直接作为真实材料来作历史、社会、心理学的研究，用以剖析女性心理，也许会谬以千里。

《百话》1994年初版，2004年再版，现在又新出珍藏版，“配以明清时期的大量刻本、抄本中的插图，和时尚图文版式作完善的结合，允称兼备阅读和收藏价值的图书精品”。

阅读品味也是一种审美力，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，也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。降低淫秽低俗作品的曝光率固然可以起到一定作用，但肯定不能根本消除大家的兴趣，禁毁更不能。丁氏禁书后，英租界发社论说“然阅读此类书籍为一般人之倾向，欲彻底变换此种心理，必须有一种较中国现在有更高层次之教育”。好书看多了，如果不是出于学术研究需要，你会看不进去坏书的。到那时，便无需当局和专家担心禁书书目会为读者提供按图索骥之便了。